

抗戰老人

雷鳴遠
旬鏗

抗戰老人

雷鳴遠司鐸

耀漢小兄弟會印行

抗戰老人
雷鳴遠司鐸

歡迎
翻印

編者 羅漢小兄弟會

出版者 羅漢小兄弟會

北平東夾道穿堂門五號

承印者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四三〇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雙十節初版





父神雷宴歡長員委
慶重在月六年八十二國民



FUDAN JPZ0000025648I 复旦图书馆



人老戰抗之水涉山跋
中途山餘中遞渝由日八十月七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雷神父安葬（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抬棺者

戴笠（委座代表）

立珊兄弟

馬壽徵（雷公學生，雷公即葬其花園）

方豪神父

于主教

牛神父

王育三（雷公學生）

馬在天（當年渝益世報經理）

張維明（雷公學生）

張玉麟（當年天主教婦女戰時服務團團長）

國民政府褒揚令

雷鳴遠原籍比國早歲呈准歸化歷在平津等處創辦慈善事業並設立報社久為社會所推重此次抗日軍興組織救護團隊在各地竭力救護收效頗宏為國宣勞始終不懈遽聞溘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勞勩此令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前 言

關於雷鳴遠神父的傳教生活和抗戰生活，立珊會長神父和方豪神父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于總主教稱讚雷鳴神父是「一個模範教士，一個標準愛國者」。正因為他是一個模範教士，才能成爲一個標準愛國者；同樣地，凡是一個標準愛國者，必須先把自己鍛鍊具有一種模範教士的精神。

如果再進一步研究雷神父爲什麼能成爲「一個模範教士，一個標準愛國者？」我們從雷神父的平日言行中，可以得到一個答案，他的一切德行的基礎，就是一個「愛」——愛主、愛人。他不但坐言起行，而且不言而行。

在創立耀漢會的時候，他說過；

「……我們可以絕信中華世紀的宋鶴會修上之農村運動，若能重演於中國，亦能復興吾民族之一大動機。正當中國受蠻族侵略，羅瑪國各地破壞以後，昔有的農村也被鄉民放棄，牲畜散入山林，變爲野獸，田荒蕪，百年之精華農業，完全滅跡。大聖本篤親此情狀，立即走入曠野，建立修院，招集同志。凡有志爲主、爲國犧牲身家性命之男兒，都一躍而

出，甘願爲其門徒，受其訓練。對他們的隱修院的生活，完全是家庭化、祈禱化、工作化，或用手用腦之工作。對主要的農工、耕種，絲毫不要任何人的供養，得其所餘，即本地地方應有之慈善事業。……新舊更替，內憂外患之秋，所需要的不是革命，乃是建國。……此種工作，最適宜的人才，確係公教中之修士及修女，因其生活簡單，而精神充足。在我國復興民族，救濟農村運動正盛之時，的確需要公教修士的精神，所以耀漢小兄弟會因此才建立了。耀漢會的創立，是爲表演本篤會之初創幕劇。……故當以身作則，勤儉，自食己力，（如聖保祿）以本地最苦之工人生活爲生活，要農民化、工人化、平民化。

他又爲耀漢會樹立三個目標

「一經濟獨立，二勞動者救勞動者，三不合乎時代化，完全改除，一一更新。……一言以蔽之「中國化」。」（益世主日報廿五年卅七，卅九期）

這就是一個模範教士的典型。

在全面抗戰發動之前，雷神父就充滿了抗戰的熱情。魯克兄弟在「不過年」一文中，紀述如次：

「十二月廿七日（廿五年）是雷神父出發綏東戰線前方担架隊的日子。這位年已花甲的老人，在這北風颯颯刺骨的寒天，他滿腹懷着一腔救國的熱血，他真忘掉了「胡天八月即飛

雪」的寒地了。在他出發的這一日，正是年節將要駕臨的，……我就向他說，神父，你不過年嗎？他立即答說，不過年，國光恢復，方才國家團圓」。（廿六年益世日報三期）

同期主日報上，又刊載一段雷神父和傳作義主席的談話：

「雷公問主席：自担任西北剿匪戰事以來，很是勞苦。小弟見閣下有如此一腔熱血，真是五體投地的感激和崇拜。但是想閣下在如此冰天雪地中苦戰，想亦缺乏人才，但不知何方缺人，小弟願在麾下担任一部份苦力，可以少補爲國民的職責，特願担任最前線之担架，不知閣下意下如何？主席答說：對人才一方面，固然缺小甚多，但在這種三九寒天，真無可如何也。況且老先生（指雷公）不是一個天主教徒嗎？若請先生担任此種公務，頗不敢當。再一說，又恐不合教規。雷公說，天主教最大之誠命，即是愛人如己。雖說十誠，分爲十條，然綜合言之，即是一個愛。況愛主又是一事。更進一步說，小弟不遠千里來此，雖年已六十，身體確頗強健；更有屬下弟子二三百人皆願以公教之精神担任前線之工作。主席說，最前線有大炮飛機，不如請先生在後方醫院工作較爲更有把握。雷公答主席，我不怕，我們小兄弟會的綽號，叫「已死隊」。主席曰：「聖教會真愛國！」（主席即指傳將軍）

這就是一個「標準愛國者」的典型。

我讀了立珊會長神父和方豪神父的文章，非常感動！於是回憶雷神父過去的工作，寫出

了上面一些話，作爲本書的「前言」。

范百祿。卅六年九月。

抗戰老人雷鳴遠司鐸

立 冊

諸位同胞，雷鳴遠這個名字，諒必是大家很熟悉的。他過去在中國，尤其在這次神聖的抗戰中，作了很多轟轟烈烈的人事業，爲國家爲民衆，流了多少的血汗，諒必也爲諸位所深知，本用不

着我再來介紹。不過平

生於憂患

津淪陷較早，因了敵人

對消息的嚴密封鎖，對

雷神父末年

告一些，我也不難瞭解，報告如下：

五九六六
雷鳴遠



，雖然可能聽到一二，

但詳情不大

清楚，因此

，有很多朋

友要我在廣

電台上報

雷鳴遠司鐸，**原籍比利時**，生於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九日。早年就極愛中國，九歲的時候，就開始對中國的一切，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見到了中國的物品與畫像，便收藏起來，時常拿出來觀看欣賞。那時就說長大起來要來中國。一九〇一年二月間，他便拋井離鄉，來到久已仰慕的中國。那時正是八國聯軍擊敗滿清的後一年，正是侵略者趾高氣揚卑視國人的時期，雷神父獨具隻眼，不同凡俗。他傳教平津一帶，到處提倡愛國，懸掛國旗。在天津曾籌設紅十字會，在北平發動愛國捐款，又前後創辦天津北平兩益世報，提倡文化，鼓吹新思潮，召開救國大會。天津老西開被法國強佔事件，雷神父奔走呼號，力爭我國主權，使法國公使爲之側目，結果雷神父被迫回國，在比國仍是辦理服務中國的事業，即協助中國留歐的貧寒學生，先後在英、法、比、瑞、荷等國成立「中國家庭」以救濟之。七年之間，受其惠者不下千餘人，其組織尚流傳到現在。並在國外創辦雜誌數種，宣傳中國文化。民國十六年，再度來華，且入華籍，成天津人，傳教於河北省安國縣一帶，先後創立耀漢、德來男女兩修道會，會士百餘人，以『苦修成己，傳教救人，服務社會』爲宗旨。九一八事變以後，在益世報上鼓吹救國。長城綏東兩役，親率會士教友四百餘人，參加抗戰，擔任救護工作。二十三年，在北平清河鎮成立殘廢軍人教養院。七七軍興，雷神父更積極爲國奮鬥，轉戰各地，可歌可泣之事，不可以數計。終以積勞成疾，遂於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長逝於重慶郊

外歌樂山。死前嘗語人曰：『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我死了還愛中國，死了還要抗戰！』

雷神父在七七以前所作的事業，此處暫且不表，現在我只把他這次抗戰的經過，很簡要的向大家報告一下；

一 總動員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那天，雷神父正在天津辦理益世報糾紛的案子。砲聲一響，他便顧不得益世報的事，立刻從事神聖的抗戰。他星夜趕到北平，繞道房山易縣等地，回到安國真福院，立刻召開全體大會，頒下總動員令。他瞪圓了兩隻眼睛，以宏亮而憤慨的聲調向大家宣佈說：『現在抗戰開始了，我們要停止一切與救國無直接關係的日常工作，一心從事抗戰。不把鬼子們驅逐出去，誓不生還！』個個修士的愛國情緒也都沸騰起來。『走，到火線去！』於是一面請專人訓練會士之救護技術，一面與河北當局進行從軍事宜。但因當時河北情形特殊，沒有成功，我們便出版了『後防日報』，來鼓吹抗戰。雷神父個人主持『一日談』（代社論），他天天在寫着血淚的文章。像他寫的：『血可流，頭可斷，賣祖國，絕不幹！』赴前線兮抗戰，不滅敵兮不還！』又如：『犧牲一切，來救祖國。』像這樣的話，現在讀來，還不禁使我們的熱血奔騰。後防日報創刊於廿六年八月四日，隨着保定的淪陷，於同年九

月二十三日被迫停刊。它在這短短五十天的壽命裡，爲國家也發揮了一些的力量：它發動了無數的青年，參加民軍；它爲抗戰將士捐了不少的慰勞品；它促使民衆協助國軍運送彈藥；它喚起並堅定民衆『抗戰到底』『抗戰必勝』的信念。它勸勉大家，無論在什麼環境，要始終作個中國人。它：它是純潔的愛國報紙，沒有廣告，沒有軟性文章，除了報導抗戰消息，就是抗戰言論，所以很受大眾的歡迎。每日清晨，報販們爭訂爭售之烈，幾乎壓壞了印刷字館的櫃台。大街小巷，到處可以聽到『看報，看報，請看抗戰的後防報』的呼聲。它在少的安國城鄉，每天居然銷售到一萬二千餘份。

七月二十九日，豐台我軍大勝。捷報傳來，安國張縣長召開祝捷大會，雷神父與會士們也被邀參加。大會上雷神父作了很有力的演講，他說：『……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我願意救中國，爲救中國，目下只有抗戰。現在我打算領着我的兄弟們（耀漢會士）到最前線去殺敵，救我國傷亡將士，諸位願意不願意跟我去？』數千聽衆，好似被他那愛國熱情激怒了，狂呼曰：『願意去！』雷神父却又沉住氣問了一句：『真的嗎？』天真的小學生們亂呼曰：『真的真的！』大人們則還了雷神父一陣哄笑。大會在興奮中結束了，滿街還可聽到：『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愛中國，我們要到前線去？』

八月中旬，中央陸軍第十二師的六十八團，開到了安國縣城。雷神父以爲從軍機會來到

，即刻去拜見楊團長，接洽成立救護隊事宜。由楊團長介紹到定縣會見唐師長淮源，決定了成立救護大隊。當日的會談，據唐師長個人的報告，頗饒風趣，師長說：「當時我正苦惱着缺乏救護人員，忽然雷神父來，要求從軍救護傷兵，我當時高興的幾乎跳起來，但心想那裏會有這樣的好人，於是我又有些懷疑，便問道：

——真的嗎？

——誰在騙你！

——那末，你有多少人？

——你要多少人？

——有多少要多少。

——要多少給多少！

就這樣決定了一百人，應許三天召齊。結果來到的有五百多。只因爲上峯沒有規定那些人的糧食，雷神父費了很多的唇舌，才遣散了二百多。

八月二十四日公教救護隊在安國天主堂正式成立，由王主教祝聖旗幟，祝禱抗戰勝利。大隊分三中隊，每隊百餘人，由滿、安多、保祿三位修士分別帶領，從雷神父開往前線。行前張縣長召集城郊民衆，開歡送大會。張縣長在他的歡送詞上曾說：『我今天才領會了天主